續世說

續世說卷第七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編

自新

齊王洪軌為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為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後為青冀二州刺史悔為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厲清節

宋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張充緒之子也緒歸吳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拜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尤明易老能清言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

誚云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遼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弈棊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讀書執燭不敢辭令乃圍棊日夜

不息豈是向京之意乎琛恨然慙感遂詣亦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隋楊汪少凶踈好與人羣鬬拳所毆擊無不顚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謁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之口吾穆生也

長孫順德受人餽絹唐太宗於殿廷賜絹數十疋以愧其心云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爾殺之何益順德後爲澤州刺史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多受餽餉順德糾擿一無

所容稱爲良牧焉

太宗以栁亨爲光祿少卿戒之曰與卿舊親情素甚厚卿爲人交游過名今授此職宜存簡静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自後頗自飭厲杜絶賓客約身節儉太宗亦以此稱之

趙武孟初以馳騁田獵爲事嘗□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侍御史

程异以王叔文之黨貶元和初李巽薦异曉財

穀請棄瑕錄用擢領淮南五道兩稅使昇自悔前非厲己竭節江淮錢穀之斂多所剗革不剝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後爲宰相

石晉王建立位居方伯爲政嚴烈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時人目之爲王垛疊言殺人而積其屍也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企羨

齊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以自況

也儉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押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

北齊李神儁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校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

後魏明帝靈太后嘗宴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也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

唐李襲譽好寫書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賜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後爾曹但勤此三事何羨於人

唐初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憲宗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壻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内職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壻遂令宰相於卿士家選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以尚岐陽公主人皆辭疾不應惟杜悰願焉仕至三公

元宗時太平久朝廷尊雖自冗官擢居方面皆自謂下遷倪若水爲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餞於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爲騶僕焉景倩時爲揚州採訪使

武后時宗楚客坐贓貶太平公主觀其第舍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爾

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日殺五□引頡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㹠何代無賢

石晉梁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

赤松留侯之事而尤盡其善然病風痺五十九終

簡傲

王瞻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謁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惟余二人彥節不悅

黄門郎路瓊之太后之兄慶之之孫也與王僧達鄰居盛車服以謁僧達僧達不與語謂曰□□門下騶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訴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

事謁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
齊蕭子顯自負才氣爲吏部尚書見九流賓客
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
梁張纘性輕傲爲尚書僕射時何敬容方盛賓
客輻湊有詣纘者輒拒之曰不能對何敬容殘
客又云不喜與俗人共事出爲相州刺史吳興
人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纘路經
郢州綸餞之南浦規在坐纘不平之忽舉杯曰
吳規慶汝得陪今宴規即時起規子翁孺知父
被辱氣結便卒規憤哭亦殞規妻深痛夫子次

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陳陳暄乃後主狎客甚見親昵而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縛艾爲帽加於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於外而弗之釋衛尉卿栁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後主素重莊乃引暄出經數日暄悸而死。

梁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悔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

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宋檀超放誕任氣爲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稍相凌辱而超舉動嘯傲目惠開曰何足以一爵高人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梁卞彬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政爲此幘爾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唐李光弼爲太原尹時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

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理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項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勑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令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

嚴武爲劍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爲管內刺史

琯於武有薦道之恩武驕倨見琯略無朝禮甚
爲時議所貶
劉賛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
人人士鄙之
于邵爲知制誥號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
褊簡傲每發言吐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
誥二年而官不遷罷爲比部郎中
鄭仁表文章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
門地人物文章甚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
有鄭仁表劉鄴小時投文於其父洎仁表哂之

咸通末鄭爲宰相仁表貶死南荒

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爲時輩所疾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後唐陳乂爲常山判官日人有造者垂簾深處罕見其面及爲中書舍人姿態倨傲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尤悔

魏太武率大衆至瓜步聲欲度江都下震恐内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後始宋文帝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悦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

宋傳亮廢少帝迎立文帝當亮之方貴兄迪每深戒焉而不能從及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内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

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唐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人將何為也正欲反爾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惟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盛怒竟斬於市歲餘刑部侍郎闕令執政擇人累奏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以道裕為刑部侍郎

盧祖尚累為郡守有能名太宗召為交州都督祖尚不行太宗大怒斬之於朝尋悔之復其官

蔭

張元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元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敬暉與桓彥範張柬之崔元暐袁恕己同誅張易之中宗反正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曰二凶雖除祿產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暉與柬之屢陳不可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

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又與韋后通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封暉等爲五王罷政事暉等旣失政柄每椎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皇上疇昔爲英王時素號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爾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

張蘊古獻大寳箴者也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語涉妖妄而素有風癲疾蘊古以爲法不當坐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相州刺史情在阿縱太宗大怒斬蘊古東市尋悔之自是有覆奏之制

劉黑闥敗斬於洺州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以至於此

太宗令太常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責之溫彥博王珪諫上怒以為附下罔上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明日上謂房元齡云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太宗遼東之役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驛祀以少牢復立所制

碑召其妻子至行在勞賜之
元宗幸蜀至咸陽望賢宮有老父郭從謹進言
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
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
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
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
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
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
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
至此臣亦何由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

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肅宗時兩京平受僞官者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羣臣隨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代宗時吐蕃犯京師急起郭子儀子儀閑廢月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騎而後收復京師上至長安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以至於此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

武人輕己銜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殪八千餘家其餘散在州縣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偪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

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後唐周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
凜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爲名將胡柳之
役德威欲以方略制之莊宗迫之出戰德威謂
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父子俱戰没莊宗慟哭
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
後唐閔帝殂潞王立諸軍以賞薄怨望謠曰除
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以閔帝仁弱潞王剛嚴
有悔心也
後唐張延朗末帝時以宰相判三司晉高祖在

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蓄積係官貨財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高祖銜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石晉崔棁知貢舉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深惡之及棁將鎖院來辭維翰曰孔英來也蓋柷之也棁性純直因默記之遂放及第牓出人皆喧譁維翰舉手自抑其首者數四蓋悔言也

湖北高季興唐莊宗平定天下季興來朝時論

多欲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華夏請放歸潘季
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勍曰是行有二
錯來朝一錯放回一錯
世宗謂江南鍾謨等曰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
拜請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
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
江南孫晟鍾謨使於周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
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
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
皆誘毀反間之詞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

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唐虛實黙然不對送軍廵院更使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撫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少卿

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浸寛登遐之日遠近哀慕焉

續世說卷第七

續世說卷第八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棲逸

輕詆

賢媛

棲逸

宋王宏之不赴辟召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宏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久載魚入上虞經郭視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

而去

宋何鑠心疾無故害其妻王氏坐法死三子求點允點以家禍絶婚宦求隱虎邱山允居若邪山雲門寺世謂以點爲孝隱允爲小隱又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又曰何氏三高

齊孔稚珪字德璋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常鳴鼓吹候之聞蛙鳴

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兒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賦歸去來以遂志嘗言五六月北窓下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懐向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覩名山惟澄懐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

聲遂絶惟少文傳焉子測亦隱廬山魚復侯子
響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
此量腹而進松水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
容當此橫施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乃令陸探
微畫其形與已相對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筍
蓆
宋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入廬山事沙
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
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
闕康之世居京口顔延年等十許人當時名士

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年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臧榮緒亦隱京口時號爲二隱臧自號被褐先生

宋褚伯玉字元璩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三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要致之邱珍孫與僧達書云却粒之華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羇僧達荅云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

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城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盧度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後又會稽鍾山有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梁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於天監末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

姓名可錄爲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篇
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
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縶何以異夫驥騄
南岳鄧先生名郁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
雲母屑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
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襹年皆十七八
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
尋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
舞移晷方去郁曰期會至矣是日無疾而終山
內惟聞香氣武帝令作鄧元傳叙其事

陶宏景字通明幼有異操終身不娶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以茅山爲金陵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梁武帝手敕招之不出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

梁劉慧斐張孝秀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離垢園時人號爲離垢先生論者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周韋瓊所居之宅環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文帝貽之以詩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遥公時人號爲居士焉

唐時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沉浮人間嘗執在益州召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而走逃入山中結庵澗曲夏則裸形冬則緝樹皮自覆每爲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爲鬻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不與人相見高士廉鎮蜀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

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

郗純爲諫議大夫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傳於天下

孔巢父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白又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

王龜字大年起之子也起第在永福里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號半隱亭從起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搆松

齋棲息起鎮興元龜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後爲浙東觀察使爲賊所害

武氏織盛惟安平郡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以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即位以安車備禮徵之攸緒應召至都又歸山中及三思延秀構逆諸武多坐誅戮惟攸緒不預其禍睿宗即位又令人安慰之開元二年攸緒請居廬山制不許敕州縣數加存問勿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崔咸銳之子也銳在澤潞有道人自稱盧老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爲君子因指口下黑子爲志及生咸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銳以盧老字之咸既冠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游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

司空圖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深惟出不如處乃稱疾不起梁將篡唐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誅力疾至洛陽指趣山野墜笏

失儀得放還山圖墅在中條山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志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作休休亭記又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旣脫柳璨之禍乃預爲壽藏故人來引之壙中賦詩飲酒曰非止暫遊此中也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賽祠禱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張果隱於中條山元宗召至禁中邢和璞推之懵然不知其甲子師夜光善視鬼與果並坐而不能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

眞奇士也會天寒以堇汁飲果果引三巵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引鏡視齒焦黑矣以鐵如意擊齒藏於帶中乃以紅藥傅齗就寢良久齒皆生粲然潔白後入恒山不知所之

田游巖母妻俱有方外之志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高宗幸嵩山親勞之游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遥出仕宦坐與裴炎交結放還山

咸亨初史德義隱居虎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東市號爲逸人文昌左丞周興薦

之徵爲朝散大夫周興被誅亦放歸邱壑

王遠知其母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

聞腹中啼聲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遠

知初入茅山師陶宏景煬帝爲晉王召見之斯

須鬢髮變爲鬚晉王懼而遣之太宗平王世充

與房元齡微服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

得非秦王乎太宗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

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還茅山

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

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見署少室伯翌日卒年

一百二十六歲

潘師正召嵩山逍遥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

楊國忠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爾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後唐許寂字閑之棲四明山不干時譽莊宗召對於內殿方與伶人調品觱篥事訖方命坐賜

湯果問易義寂退謂人曰君好淫聲不在政矣

尋請還山寓居江陵茹芝絶粒後爲蜀相與王

衍俱徙於東致政居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

冲漠寡言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

石晉鄭雲叟本名遨棄家入少室山聞西嶽有

玉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居

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

道殷有釣魚之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無

所不至雲叟目擊其事而不求

輕詆

宋何偃同顏延年從武帝南郊偃於路中呼延年曰顏公延年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

齊劉祥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作令僕矣

劉祥性頗剛疎輕言肆行褚彥回輔齊受禪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事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起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解於鷹犬勿復遊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意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生長東隅□然應耆此族

梁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

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
學作貴人益以溉祖彥之書擔糞自給譏之也
梁栁津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
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韋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已爲右率衛黯常快
快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否
識者頗以此闚之
齊邱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
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頭

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公仕宦不
進才亦退矣
齊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性狠而淫指呂文顯
猪性卑而率指朱隆之鵝性頑而傲指潘敞狗
性險而狂指呂文度又爲蝦蟇賦云紆青拖紫
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暗水
惟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彬自稱卞
田居謂其妻爲傳蠶室或曰卿都不持操名器
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
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爾

梁謝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於
貴賤親踈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北齊文襄嗣位崔㥄竊言黄頷小兒堪當重任
否文襄知此言欲殺之賴人救解乃止㥄進謁
奉謝文襄猶怒曰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隋元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文帝曰楊
素麄踈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爾可以付
社稷者惟有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元
善之言為熲游說深責□之善之先患消渴以
憂懼卒

朱粲作賊好取嬰兒蒸而啖之乃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有過於人肉乎但令宅內有人我何所慮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左遷在南陽粲悉引之以爲賓客後遭饑餒合家俱爲所啖粲敗乞降唐高祖遣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啖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啖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

唐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意沙汰多所損益而退者不伏嚚訟盈廷彥博惟騁雄辯與人相語

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嗤

李義府先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口侍書御史馬周稱薦之其後義府爲宰相爲侍御史王義方所劾言初以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

張嘉貞與張說不相能嘉貞弟嘉祐贓汙事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移益州都督勑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恨說因攘袂勃罵源

乹曜王晙共和解之

張九齡爲相性頗躁急動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白事於宰相王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慢而侮人如此

劉昫唐書謂韓退之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又云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宏亦端

士之用心也此史氏之輕誣

穆宗時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蕭俛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諾二人俱訴之貶建州刺史元稹用事又召爲諫議大夫景儉朝退與馮宿楊嗣復溫造李肇王鎰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頴名而疏其失詞頗悖慢宰相避言上之旋奏貶漳州刺史

鄭世翼人號輕薄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

太守餉孔氏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
美之以比梁鴻
隋孔許善心不肯從宇文化及被害母范氏年
九十三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
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唐高祖竇后隋總管毅之女也毅謂此女才貌
如此不可妄許人乃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
者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
皆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
歸高祖後善書字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

章好規戒

太宗長孫后太宗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后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顧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荅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勅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爭若今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太宗以徵言告后歎曰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詣徵宅賜之後嘗著論誚漢馬后以爲不能

柳退外戚令其貴戚乃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此乃開其禍端而防其事爾

太宗徐賢妃諫伐遼云運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諫造宮室云□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庸取人不無煩擾之敝又云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諫服玩纖靡云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貝州宋廷芬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有詞學德宗俱召入試以詩賦問經史中大義

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若華姊妹應制屬和每進御無不稱善德宗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

唐高祖第三女微時嫁柴紹高祖起義兵紹與妻謀曰尊公欲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懼後害爲計若何妻曰公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別自爲計紹即間行赴太原妻乃歸鄠縣散家貲起兵以應高祖得兵七萬人與太宗俱圍京城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平陽公主葬時特用鼓吹以賞軍功

鄭善果母翟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翟氏常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己爲清吏

崔元暐母盧氏嘗戒子曰吾見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所從來若是俸祿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

何琳陶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等坐食俸祿榮幸已多若不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元暐遵奉母戒以清謹見稱

李光弼母□氏有鬚鬚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弟光進亦一品節制雙旌在門鼎味就養極一時之榮

薛元曖妻林氏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爲篇章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其子彥輔等皆林氏訓導登科者凡七十人衣冠榮之

于琮尚廣德公主黃巢犯闕僖宗出幸琮病不

能從賊起爲相琮以疾辭爲賊所害而赦公主
視琮受禍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
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
令狐峘爲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
始見觀察使皆戎服庭趨峘以前輩恥爲此禮
入告其妻韋氏韋氏亦以抹首庭謁爲非謂峘
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卿生前如不以此
禮見映便雖黜死我亦無恨峘曰諾乃以客禮
見映深以爲憾以事奏貶峘爲衢州别駕
李□廹於襄王熅僞署内相心不自安奮退朝

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南山煙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己涕下後死於亂兵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伏□屍慟哭賊逼之至斷一臂終不顧竟爲賊所害

李德武妻裴淑英裴矩之女也德武坐事徙嶺表矩奏請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嬿婉始爾便事分離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爾於此即事長訣矣裴泣下欲操刀割耳誓無他志裴與夫別後常誦佛經不

御膏澤因讀列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庭婦人常理何為以此載於傳記予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絶時有鄉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裴以刀斷髮悲泣絶糧矩不能奪德武已於嶺表娶朱氏為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鹿城令裴歲餘亦卒

樊彥琛妻魏氏彥琛卒屬李敬業之亂為賊所獲逼令彈箏魏歎曰我夫不幸亡没未能自盡今復見逼絃管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

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以刃加頸脅之大罵被殺

武后時越王貞謀興復惟紀王慎不預謀乃亦坐死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稱適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室諸主皆以驕奢相尚誚楚媛獨尚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所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慎凶問至楚媛嘔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憲宗以杜悰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

族尊行不啻數十人公主畀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穆宗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

太后兄太常卿劉闡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長孫皇后侍太宗疾累年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貞觀十年皇后疾篤因取衣帶之藥以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與不能當呂后之地爾

唐常侍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石墻因雨隤陷得錢盈缸奴婢喜走奔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

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孫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揜而築之三子皆進士及第

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潘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也京尹有故伺侯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炎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炎避位子孟陽初爲户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孟陽解諭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將觀之因徧召深熟者客曰夫人垂簾觀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坐慘緑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朱梁朱延壽守壽州爲楊行密所破妻王氏聞之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遽闔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遂集愛屬出私帑發百僚合州一廨焚之旣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

右晉李從温在兖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温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曰李從温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温驚謝悉命焚之家無禍敗關氏之力也

湖南馬希範以廖匡戰死遣弔其母不哭謂使

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顧王無以爲念王以毋爲賢厚恤之

續世說卷第八

續世說卷第九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惑溺

宋顏延年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年墜牀致損子峻殺之延年痛惜甚至常於寢坐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

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年延年懼墜地因病卒孝武時峻貴用事稱六貴人

北齊武成見空中五色物稍近變成一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成觀世音徐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遂愈

唐中宗韋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

姜皎元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即位召爲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内命之舍敬曲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閒以擊毬鬪雞常呼爲姜七而不名也賜以宫女名馬珍物不可勝數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遽令徙植於其家後爲太常卿楚國公又爲之下敕辯謗云悠悠之談嗷嗷□仰醜正惡直竊生謗言

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由是兄弟俱侍禁中傅粉施朱衣錦繡衣詔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

闕朱敬則上䟽云陛下內寵有薛懷義易之兄弟足矣尚舍奉御栁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過於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元宗時張暐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閎孺之流也毛仲本高麗人官至開封儀同三司每入侍宴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毛仲則悄然思之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鎮日宴

徐浩變其妾侯莫陳氏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大夫李棲筠所彈自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貶明州别駕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太宗俘敵天竺國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飈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

崔鼓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
勝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放還本國
武宗奉道寵道士趙歸眞等築望仙臺於南郊
尊號中令增明道字毀天下釋教以銅像鐘磬
鑄錢上餌金丹性加急躁喜怒不常會昌五年
秋冬以來覺有疾而以爲換骨上秘其事外人
但怪上希復游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明
年上仙宣宗即位誅趙歸眞流軒轅集於嶺南
既而自受籙於劉元靜迎軒轅集於禁中餌方
士藥日覺躁渴疽發於背遂棄天下

閔主王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爲賢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黜免

宋徐羨之不悅顏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又爲劉湛所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其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自序也

宋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乃賦詩曰種蘭

忌當門。懐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門非種蘭所

尋乃以久疾免官

隋文帝寵任高熲後坐事免以公就第文帝謂

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

自其解落瞑然□之如無熲不可以身要君自

云第一也

唐蕭瑀以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親封倫而見

疎心不能平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由是忤

旨廢於家其後又超知政事累獨奏云元齡以

下相與執權有同膠漆但未反爾太宗為之信

誓積久銜之因瑀請出家許之又云不能出家

下詔切責出牧小藩仍除其封

顏籀字師古爲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郎校抑素疏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人言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日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經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戒勵也師古父名思魯

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咸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

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李義府作相罪惡貫盈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嶲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似唐年還誅四凶族司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鞫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此也

李繁無行父泌與梁肅友善肅卒繁亂其配士論歎駭繁坐此積年委棄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後除大理少卿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出爲亳州刺史

潘孟陽以廣支副使廵江淮但務游賞與婦女爲夜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憲宗令鄭敬宣慰江淮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疋以上皆有簿籍惟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所至但務酣飲游山寺而已其爲人主所薄如此

張仲方九齡之族也爲度支郎中太常諡李吉甫爲恭懿仲方駁之曰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累致台衮大權在己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脫寡信諂泱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憲宗貶仲方爲遂州司馬自駁諡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没

楊虞卿能朋比唱和李宗閔待之如骨月時號黨魁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筭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市恟恟上聞之不說鄭注不自安御史大夫

李固素疾虞卿朋黨乃言此語出於虞卿之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其家稱寃自京兆尹再貶虔州司戶

李邕貶欽州遵化縣尉後爲滑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政忌勝剥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甲憐其覊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相廷頗諳公事

辛期佐理勿憚屢賢事須請攝單事衙推

朱全忠弒昭宗以裴樞朝廷宿望全忠奏以伶人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必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淳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李振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皆由浮薄之徒紊亂紀綱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有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

五代李知損仕晉以受賂謫均州仕漢以使江淮行止穢雜謫棣州司馬至周徵還又上章求

爲過海使世宗怒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遂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後才歲餘卒於海中

傷逝

梁王規字威明卒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逝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鋩長淮絕凋

宋范煜謀逆子藹連坐就刑於市煜醉藹亦醉藹取土及果皮以擲煜呼爲別駕數十聲煜問

曰汝瞋我耶鵲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在不能不悲爾煜妻來別先撫鵲同罵煜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煜乾笑而已鵲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

齊豫章王嶷薨武帝哀痛敕王融作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陳魯廣達爲將陣亡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曰黄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宋孝武殷淑妃卒邱壟鞠獻輓詞三首云雲横
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
唐明皇西幸至馬嵬驛楊貴妃縊死瘗於驛西
道側上皇自蜀還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瘗
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猶在内官以
獻上皇視之悽惋令圖其形於别殿朝夕視之
元宗楊皇后肅宗之母也元宗命張説爲埋銘
云石獸澁兮緑苔粘宿草残兮白露沾園有梅
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

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汰侈

梁賀□言於武帝云今之宴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習以成俗日見滋甚宜嚴爲禁制導以節儉糾奏繁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苟以純素爲先足正彫□之敝

宋武帝時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以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

嶺南僅作此布

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高伍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入其城顧謂左右曰蕞爾之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魏河間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為槽窓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徐湛之産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

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兩日悉以後車載之
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
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
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
之兼何孟之美湛之孫緄字君倩仕梁爲湘東
王鎭西咨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
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以豪侈稱府中謠曰
北路魚南路徐
宋謝靈運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
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梁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作錢愚論

魚宏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有眠床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用銀鏤金花壽福兩字

爲腳

陳孫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及出鎭郢州乃十餘舡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冪䍦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童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

養魚以自給

煬帝作西苑其內爲海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人剪綵爲芰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游曲馬上奏之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因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

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
中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然
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
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爇是膏油但覺
煙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元宗以風俗奢靡開元二年秋七月制乘輿服
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
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
錦繡
楊銛楊錡韓虢秦三夫人競開第舍極其壯麗

一堂之成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爲號國尤爲豪蕩一旦帥二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號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

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元宗命官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元宗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幕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濶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甖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彼眼大勿令笑我

郭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牀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爲敵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

韋陟安石之子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閽列侍左右者千數衣書藥石咸有掌典輿馬僮奴勢踰王家主第

裴冕性奢侈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自創巾子號僕射巾初代杜鴻漸爲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視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

元宗幸蜀所居後以爲道觀節度至皆先拜而後視事郭英乂鎭蜀移去元宗鑄金眞容自居之頗恣狂蕩取女人騎驢擊毬制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衆畔而奔爲人所殺

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爲勝杜亞在淮南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豪奢

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謂水妖馬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及璘卒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即位詔毀璘中堂及中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謂之奉成園

潘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游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

王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爲僕妾所有文宗以師友之恩恤其家貧特詔每月

劉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

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泊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說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文宗素恭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時内庫惟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元宗幸温泉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可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

中宗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廣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月影中各為一色

懿宗咸通十年以同昌公主適拾遺韋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窓戶皆飾之以雜寶并杵藥

曰櫓櫃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爲箕筐賜五百萬緡他物稱是十一年以保衛爲相是年公主薨明年葬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服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餡四十槖駝以飼倖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發内庫雜寶爲首飾以綾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十四年秋懿宗上仙是冬保衛賜自盡

後唐李存審近代良將也常謂諸子曰予本寒

家少小携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帥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博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為戒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石晉張籛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家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歸

復於衙院晝臥見二燕相鬬墜各銜一錢落於錢首前後所獲三錢常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兆錢後爲富家積白金萬縊藏之窟室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

孫晟仕江南二十年間財貨邸第頗適其意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機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於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奉養如此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絶久而厭

之更爇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湖南馬希範奢欲無厭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襆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續世說卷第九